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孤本）文库」

● 王建华 点校

山水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清」刊本 东京大学图书馆藏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孤本）文库〕

● 王建华点校

山水情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清〕刊本

东京大学图书馆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水情 / (清) 不题撰人著; 王建华点校.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3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文库 / 于润琦主编)

ISBN 7-5059-4231-X

I. 山… II. ①不…②王…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676 号

书 名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文库
主 编	于润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奚耀华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20 千字
印 张	93
插 页	20 页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套
书 号	ISBN 7-5059-4231-X/I · 3299
定 价	198.00 元

若您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文库编委名单

顾 问：侯忠义

主 编：于润琦

副主编：盛 力

编 校：于润琦 于 嘉 王建华 田娟华 刘殿祥
周春华 杨之锋 吴 薇 赵清俊 洪 迅
康 怡 盛 力

前 言

中国文联出版社继出版了多卷本清末民初系列小说之后，此次又推出了十种珍稀本古代小说，这是对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又一个新奉献，是值得肯定的。

这十种珍稀本小说，有明刊本，也有清刻本，它们或是在国内失传多年，或与国内存本有所不同，均有研究和参考价值。如国内无本的《山水情传》、《人间乐》等，对研究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又如从日本得到的明刻《孙庞斗志演义》，就与国内存有的清代啸花轩刊本不同。我国战国时期孙臆、庞涓斗智故事，经《史记》记载，尽人皆知；“围魏救赵”几成典故，家喻户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题材。啸花轩刊本的小说内容亦是如此，然而明刊《孙庞斗志演义》却云孙臆是燕国大将孙操的第三子，跟鬼谷子学艺，却学会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之异术，在严肃的历史题材中加进了神怪内容。这就为我们的研究增加新视点。

此次出版的十种珍稀本小说，分别从日本、英国、法国、美国等地搜求得来，经有经验的专家学者精加整理和标点出版，既填补了小说史资料方面的若干不足，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新的读物，势必会受到大家的欢迎。

就这十种珍稀本小说的内容来说，题材也是多样和广泛的，既有世情小说《人间乐》、《山水情传》、《绿野仙踪》，也有神怪

· 2 ·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文库

小说《五鼠闹东京包公收妖传》、《忠烈全传》，历史小说《孙庞斗志演义》、《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征播奏捷传》，公案小说《律条公案》、《百炼真海烈妇传》等，色彩纷呈，丰富有致，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

我们衷心希望中国文联出版社能够不断出版这类有价值的珍稀本小说，以满足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期望。

侯忠义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北大。

目 次

第 一 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	(1)
第 二 回	痴情种梦里悟天缘·····	(13)
第 三 回	卫旭霞访旧得新欢·····	(21)
第 四 回	美佳人描真并才子·····	(31)
第 五 回	太白星指点遇仙丹·····	(38)
第 六 回	摄尼魂显示阿鼻狱·····	(46)
第 七 回	东禅寺遇友结金兰·····	(53)
第 八 回	闹花园蠢奴得佳扇·····	(60)
第 九 回	三同袍入试两登科·····	(68)
第 十 回	出金阊画铺得双真·····	(75)
第十一回	同榜客暗传折桂信·····	(81)
第十二回	归故里逃婚遇仙渡·····	(89)
第十三回	斗室中诗意传消息·····	(99)
第十四回	闽仙关赐宴命题诗·····	(108)
第十五回	递芳庚闻信泪潸然·····	(116)
第十六回	对桃绣停针闻恶信·····	(124)
第十七回	义仆明冤淑媛病·····	(131)
第十八回	金昆联榜锦衣旋·····	(141)
第十九回	樱桃口吞丹除哑症·····	(152)
第二十回	莫逆友撮合缔朱陈·····	(158)

· 2 · 中国古典文学海外珍稀本文库

第二十一回 求鳳遂奉命榮登任…………… (166)

第二十二回 鮮組去辟谷超仙界…………… (175)

第 一 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

上已踏青佳节，红芳着处争妍。行春游子厌喧填，
觅静寒山逢艳。借意千金淑媛，赚成云雨连连。蜂
狂蝶闹乐无边，惹得芳心转焰。

右调《寄西江月》

话说人生夫妇一伦，乃是五伦中第一件。假如没有夫妇，那
里有父子；没有父子，那里有兄弟；没有父子兄弟，那里有君臣
朋友。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天地大夫妇也，夫妇小天地也。以
天地比夫妇，夫妇岂不是人生第一件？后面许多姻亲眷属都在这
里起头的。所以人生在世，无论极大的事，即如小小遇合，那一
件不是姻缘？而独是夫妇叫做姻缘。姻缘者有所缘而方始成姻
也。姻缘一事，平平常常、稀稀奇奇、古古怪怪，那里说得尽。
也有以所见为缘的，也有以所开为缘的，也有以所想为缘的，也
有以所梦为缘的，也有以有缘为缘的，也有以无缘为缘的。缘之
所在，使人可以合，使人可以离，使人可以生，使人可以死，使
人可以离而合，合而离，使人可以生而死，死而生，总之不出小

子所说平平常常稀稀奇奇古怪怪十二个字中。我如今说一樁姻缘故事，郎才女貌，两下相当。娶的愿娶，嫁的愿嫁，中间又有人作合，又无不知情的父母从中阻隔，又无奸谋强图兴波作浪，乃不知为甚么缘故天公偏不许你容易凑就，曲曲折折颠颠倒倒，直到水穷山尽时即方始相合。这也是稗史中一樁好听的事。

那件故事却在宋熙宁间，姑苏县区洞庭东山，有一个姓卫名彩字旭霞的年少秀才。其父卫□字□国，是个贡士出身，做过孝丰县知县。夫人是苏州封溪杜家之女。只生得这旭霞一子。旭霞在十七岁上不幸父母相继而亡，既无叔伯，终鲜兄弟，悻悻孤守，惟一主一仆居于长圻十里梅傍之村舍。为人赋性潇洒脱俗，胃储二酉，学富五车，面庞俊俏，人材飘逸。每每出去游玩，男人见了则慕羡不已，女子见了则向慕靡穷。

一日渡湖到郡去探望母舅，住下几日，恰遇三月上，已踏青佳节。同了表兄杜卿云，步出阊门去游支硎。一路上喜得风和日暖，桃柳芳菲，来往游人舟与络绎，士女骈阗。两人也不乘轿，走到观音街上，磨肩擦背的挤至殿中玩了一回，见这起人挨挤得狠，旭霞对卿云道：“我们何可也在人丛中挤轧，寻一个僻静所在去坐一回？倒也适意。”卿云道：“使得。待我领表弟到寒山去，有个尼姑静室在那边，这所在幽闲僻静，妙不可言，更于这庵主了凡是相认的。此去自然有茶吃。”旭霞道：“既如此，乃极妙之事！表兄何不早说，但可有标致尼姑在里边么？”卿云道：“不瞒表弟说，这了凡师兄两个真正俊俏得紧，只怕表弟见了要动火空咽涎唾哩！”旭霞道：“休得取笑，我们快去。”说罢，两人出了山门，势手援步走到近庵的所在。见一石上摹勒“寒山”二字。旭霞看过，乃惊讶道：“原来唐时杜牧有远上寒山石

径斜之作，就是此处，果然幽雅，名不虚传。”两人互相赞叹了一回，遂同走到尼庵门首，但见禅扉洞启，轻轻的步入迴廊，恰好尼姑听得犬吠走出来，劈面撞着了两个俊俏书生，乃道：“杜相公许久不见，今日何缘得到草茅。请到佛堂里去随喜。”杜卫二人见了这尼姑丰姿秀美，体态幽闲，暗里顿觉动情，喜不自胜，一径随了尼姑步入佛堂去，假惺惺的参拜了大士，起身来向了凡作过揖坐下。卿云启口道：“师父一向好么？”了凡乃叹口气道：“蒙相公问及，但小尼因前世不修得闲，入空门日夜受清苦，有甚好处？”卿云道：“既如此，今世着实修修，行些方便，结些善缘，来世自然不复入空门受孤单了。”了凡道：“休得取笑。敢问这位相公尊姓？”卿云道：“是我的表弟，姓卫字叫旭霞。”了凡又道：“尊居住那里？”卿云道：“住在洞庭东山，年方弱冠，尚未曾有室，师父替他做个媒人。”了凡道：“相公们俱是名门旧族，怕做媒的少？要小尼做，休得又来取笑。”卿云道：“今年我们表弟进京去乡试，倘得中了，荐他来做护法可好么？”了凡道：“相公此去，自然名登金榜的。但是怎肯到荒山来做护法！”说罢。了凡只管注目相盼旭霞，旭霞亦不免着眼了凡，两边眉毛眼去一回。了凡去拿茶吃过，正欲引进斗室中去再用果茶，却见外面气□□的跪一个老苍头，进来仔细一看，竟是杜家使者。那老苍头见了家主乃道：“我那一处不寻到，早是我记着相公年年游山要到这里来吃茶的。不然，这样人山人海的所在，就是仙人也难寻着。”乡云道：“家中有恁急事？特差你来。”苍头道：“不要说起，大相公才出得门，不知大娘娘因甚忽然放死起来，叫唤多时方得苏醒。老相公吩咐，请相公速速回去。”卿云听了，遂吃一惊。乃对旭霞道：“游兴正浓，闻此急信，只得要回去了。怎

处？”旭霞道：“游玩本非正事，表嫂之恙要紧，还该作速回去。”卿云道：“但因弟之事而扫表弟之兴奈何？”旭霞道：“这个何妨。目下喜待天色尚早不若表兄同尊价先归，让弟独自畅游一回，抵暮步回。此实为两便使者。”卿云道：“如此倒好，但是失陪，莫罪说罢竟自别过，慌慌忙忙的去，只剩得旭霞在庵。

不道是了凡乍会间，竟看上了旭霞，见得卿云去了，也竟不在心上，仍旧留这卫旭霞进去，说道：“如今请到里面去坐，待小尼打饼来吃。”旭霞道：“初会怎好相扰。”了凡道：“不瞒相公说，那杜相公时常来吃的，只是□山淡薄，有慢莫怪！”说罢遂领了旭霞，曲曲折折来到斗室中去，教他坐下，自己拽上了门，往厨下去了。旭霞独在室中思想，这尼姑古怪。在那里走来走去，瞥见壁后另有一室，在门缝里悄悄偷瞧，庭中红芳烂熳。轻轻推开了门挨身进去，这室中精雅莫此。走下庭阶，见一树海棠开得娇媚，实为可爱。玩过一回，复入室来，又见一榻铺设得华丽非常，罗帐金钩，锦衾绣枕，此时惊骇无已。遂暗想道：不信这尼姑知此受用。又想一想道：出家人不该用这样艳丽之物。正迟疑间，走进桌边细玩，真个窗明几净，笔砚精良，见这桌上押着一片笺儿，上面写着赋得，“露滴花梢鸟梦惊”之句。又暗想道：此更奇怪了，这样雅致诗题，难道那尼姑也晓推敲的？只恐不是。如今我也不管也，恰好有笔砚在此，又值我诗兴方浓，不免趁此题做两首在上，少不得有着落的。想罢即研墨润笔，吟成二首，写于笺上。

诗曰：

露滴花梢鸟梦惊，纸窗斜月正微明。

凄凄恒忆巫山女，烛卧萧萧听竹声。

其二

月落窗灵竹影横，龙涎徐□看云生。

短集明天闲相照，露滴花梢鸟梦路。

写毕又念过一遍，仍旧押于桌上，悄悄的拽上了门，回到斗室中坐下，踌躇费想。只见那了凡同着一个弟子，揣了茶果饼食，自己捧了一壶茶，出来同旭霞对面坐下。吃过几，旭霞道：“贵庵有几位师父？”了凡道：“还有一个师弟云仙便是，两个住下。”旭霞又问道：“两位的青春几何了？”了凡笑一笑道：“小尼今年二十四岁了，师弟只得二十岁来。”旭霞道：“可惜这样年少都出了家。方才说令师弟，可肯请出来一会么？”了凡道：“今日出去了。”旭霞道：“小生缘浅，恰好不相值。”了凡道：“是就来的。”旭霞道：“到那里去了？”了凡道：“近日昆山有个姓邬老爷的夫人，同了素琼小姐在小庵作寓，镇日出去游玩的，今早师弟同他们到花山去了。”旭霞道：“岂山那个姓邬的乡宦？”了允道：“小尼一时记不起他表号，就是广东诏州府乐昌县做知县，因水土不服，去得三个月就死于任所的。”旭霞道：“原来就是邬吉甫老先生。”了凡道：“还是相公读书人相知广，倒晓得他的号儿。如今他的妈妈又没儿子，只有这素琼姐作伴，年年春里要到小庵来的。”旭霞道：“敢问他的小姐几岁了？容貌何如？曾过人否？”了凡道：“若问那小姐的年纪，正得十七岁，尚未曾过人，若要她的容貌，教小尼怎个形容得尽，待我慢慢的说与相公知道。那小姐真正生得眼含秋水，眉分翠羽，杏脸桃腮，柳腰藕臂，更于那柔美十指出神□□娇软，金莲两瓣，落地稳稳无声。且又词

赋都会，琴棋书画，靡一不精者。就是古时的王嫱、西子。小尼虽不曾见，谅来也不过如斯。不要说男子们见了魄散魂消，就是小尼辈见了也觉可爱。”旭霞道：“依师父说来，是个倾国倾城之色了。”了凡又道：“相公，这个小姐是贵人之女，聪明娇好，也是□□的，不必去羡他。谁知他有一个侍女春档，□□□□□小姐不相上下，兼且从幼同小姐读书识字的□□不能为一□吟诗作赋，启口惯要□今□□。相公，你道好不诧异？好不动人情也。”旭霞道：“世闻不信有此二妙。倘他归庵时，可能赐小生一面否？”了凡道：“这个容易，在小尼身上，包你相见。”旭霞道：“小生若得他的芳容一睹，来日就死，也不教做虚生人世了。”了凡道：“相公，小小年纪说出色中饿鬼的话来。”旭霞道：“师父，小生还有一言熟商，他们归来见我个男子，就要生疑了。”了凡定睛一想道：“有了，不若我与你先认了姊妹，便于相见那时，好从中帮衬，尽教你眉来眼去，使那老夫人不生疑虑之心。”旭霞道：“若得如此，不要说认姊妹，就是拜师父做娘，小生也情愿。”说罢即将双膝于地下。那了凡见他如此光景，满身都麻了，竟自一把抱住旭霞亲上几个嘴。旭霞此时意思也觉着爽的，但是心里存着要求功名的念头，道是替尼姑做了事，终身蹭蹬的，只得硬装乔的推开了。了凡乃道：“好个嫩猫儿；有晕在口边不要吃。”遂暗想道：待我停一回，算个妙计今晚留他住下，不怕他不上我的钩，难道与他歪缠了半日，白白里放他去了，倒教我害相思不成。想罢正欲复谈，只听得外面叫一声：“师兄，奶奶小姐回来了。”了凡答应一声，忙教婆子收了茶果，打扫干净了，抽身走到殿上见了老夫人，乃道：“奶奶小姐回来了。今日花山之游可畅么？”老夫人道：“幸喜游人稍稀，亏这云仙师父引道，

都遍游到了。”说罢遂问道：“师父在里边有恙政事？”了凡道：“今早小尼的弟子来探望，陪他在里边，故尔失迎了。”老夫人道：“原来如此，令弟几岁了？”了尼道：“今年甫弱冠，是个有名的少年秀才，但竟处孤贫，尚未受室。”夫人道：“我一向不曾晓得师父有这样一个好令弟在那边。”云仙听得了暗里也觉好笑。乃接口道：“连小尼同住的也是。”了凡对着云仙把眼色一丢，云仙便缩了口。了凡道：“待我去唤他出来见奶奶的礼。”老夫人道：“不消惊动他了。”了凡道：“岂有在这里不出来相见的。”说罢竟自进去。夫人道：“既如此，小姐退后些儿。”素琼听了母亲之言，叫了春桃同躲在遮堂后边。谁知了凡领了旭霞倒开了正门，竟从遮堂后走出来，劈面撞着了素琼小姐，急得他没处躲避。了凡道：“小姐不要局促，待舍弟去见了奶奶，少不得也要作揖的。”遂引上殿去，旭霞见了老夫人，深深的作过揖，思想要亲近他小姐，启口就奉承他几句道：“晚侄的家姐蒙奶奶护法，使彼衣食有赖，得固守清规，皆奶奶覆庇之恩。不要说家姐感激，就是晚侄亦当效巴结。”老夫人谦逊了几句。了凡即对旭霞道：“我来，一发见了小姐的礼。”老夫人一把扯住道：“这个不消了。”了凡道：“奶奶不妨，必然要相见的。”老夫人被强不过，只得放手。那卫旭霞犹如得了赦书的，喜孜孜走到遮堂后见了素琼，仔细一看，恭恭敬敬的作了揖。大家偷瞧一回。旭霞撤身转来又与云仙相见过。老夫人见得在佛堂里男女混集，殊竟不雅，遂叫了两尼一同竟到里面去了。只剩得旭霞在外，于壁缝里东张西望，虚空摹拟，好不寂寞。正个是：

蓦地里撞着了五百年风流孽冤，

忽然间别去了瑶池上袅娜天仙。

却说夫人小姐进去，就坐在旭霞先前吃茶的所在吃点心。不道那小姐出去游玩了半日，一到里边急忙走入卧室去，走近桌边开了镜台整整头面，瞥眼转睛只见这笺儿写满楷书在上，素琼此时吓呆了，想道：这诗题昨晚是我拟的，正欲推敲，因神思困倦搁笔而睡，令早又值母亲催促起身，所以不曾收拾得，不知何人敢尔大胆，闯入此室，待我细看笺上便知端的。乃念过一遍，知是两首绝句。后面款落洞庭卫彩，更觉惊疑不已。暗想道：这诗字字清新，自然是个风流人品做的，但那人何由得窃进此室来，难道这了凡晓得我的卧榻在此，轻意放人进来，不拦阻他？真正使人莫解。且俟明日悄悄细细盘问他，必有分晓。正费想之际只听外面有请，把这笺儿藏好了出去，坐下不题。

却说那旭霞见神仙归洞天去了，真正进退无门的难过，在殿上自忖道：目下天色已暮，欲待归去，又舍不得那婵娟；住下，又恐这尼姑是诳言。如今不免在蒲团上打盹片时，死着心儿牢等那了凡出来，探其动静再作区处。正是：

欲求生活快活，须下死工夫。

却说那了凡同老夫人小姐吃了点心，安置云仙陪着，一边走到外厢来。暗想道：不知这书呆子可在殿上了，我算笑起来，这样一个标致男子特地到此，是我有缘，我已算就一个元宝的计儿在此，不怕他不中我意。目下出去时，和盘托出了，他倒要生疑起来。□□□□，不免说个谎作难他一番，看渠怎生模样。□□

走到殿上去，只见旭霞在蒲团上打瞌睡。悄悄的走近身边，把他当头一拍，吓得他直跳起来。旭霞只觉有人跟在了凡后边，原叫一声：“姐姐来了么，好人嘿，叫我在，等得一个不耐烦。”了凡道：“如今天色已晚，我还是去了，不想还在这里，谁教你等。”旭霞听了这句话，恍如青天里一个霹雳，几乎吓死，只得上前求告道：“你方才许我成其美事，怎的又变了卦？”了凡道：“我许你眉来眼去，这就教做成其美事了。莫非你得陇望蜀，思想别样勾当。若欲如此，我□□人做了这样迷天大事，要堕阿鼻地狱的。况且要被人知觉了，我这条性命可是不要活的，你既然知趣趁方才我有意于你，怎么全然不睬，装乔推阻，目下给有好机会，也不干我事了。”旭霞此时急得满身冷汗，四顾下望没有一人连忙跪下去道：“适间是得罪了，幸宽恕我这一遭□□来凭你要怎么，当一一领命。”了凡□□□□□□道：“不要着忙你既许了我，待我与你寻个机会，方可行事，目下也不该在这里坐了，倘有人来，恐怕不妥。”旭霞道：“这便怎？处不若待我权且藏在佛台底下罢。”了凡乃笑一笑道：“这像什么样子，我有一间暗房在里边，领你进去，反锁在内，待计成之后，放你出去行事，可不妙哉。旭霞道：“极妙极妙！”说罢遂引了旭霞转转弯曲走进暗室，真个反锁他在内，自己转身进去。暗想道：如今是我几上肉釜中鱼了。正是：

不施芳饵下深潭，怎得金鳞上我筌。

云雨今宵准有分，安排牙爪试良缘。

那了凡反锁了门自进去了，旭霞在暗室中眼望捷旌旗，耳听